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

賦

灩澦堆賦

世以瞿塘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横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

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
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
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
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
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
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
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
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

忽終章之憯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

孰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予爲非吾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世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予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

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
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
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
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
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
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
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
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
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
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

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饗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 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
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
言服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
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
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
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
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
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
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

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蓮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稿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

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

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

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
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
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
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
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
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說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

計中驚脫兎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

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眞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浸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

壁頹穿面垢落墍之塗目泣濕薪之烟釜甑其空
四隣悄然鶺鴒鳴於戶庭婦胥興而永歎計無食
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
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
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
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盻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
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
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
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
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

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吾儕
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
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墐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
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
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
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
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

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游勒霧鬟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米解旋珠零而漸潛翠勺銀罌紫綹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褐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

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綬公子

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廈其已遠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

嚌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
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
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
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
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
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飜天之雲濤使夫嵇
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
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
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
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祼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爲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

生朝以寓我之老意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
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
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葢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
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
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
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
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

滑甘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稺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蜂室兮氄雛鵞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罂兮入我凹中之荷盃瞰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酧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

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漏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

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灔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眞而矢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

瀹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縷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灧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巳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逝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菜羹賦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兎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摶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甌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

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滃嘈雜而廉淸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匕箸而晨飱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珎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并序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鷄犬爲之不鳴又嶺

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于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于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

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
蹷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
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
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
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
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
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
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
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
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

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覷音[illegible]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酒隱賦 并序

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謂之酒隱君目其居曰酒隱堂從而歌詠者不可勝紀隱者患其名之著也於是投迹仕

途即以混世官於合肥郡之舒城嘗與遊因與
作賦歸書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雲聚漚昔是濬鑿今爲祟丘眇萬事
於一瞬孰能兼忘而獨遊爰有達人泛觀天地不
擇山林而能避世引壺觴以自娛期隱身於一醉
且曰封侯萬里賜璧一雙從使秦帝橫令楚王飛
烏已盡彎弓不藏至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與夫
洗耳潁尾食薇首陽抱信秋溺徇名立殭臧穀之
異尚同歸於亡羊於是笑躡糟丘揖精立粕酣羲
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樂烹混沌以調羹竭滄溟

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躊躇而自酌若乃瀘邊倒戟甕下高眠背後持鍤杖頭掛錢遇故人而腐脅逢麴車而流涎暫託物以排意豈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虛破夢則擾擾萬緒起矣烏足以名世而稱賢者耶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眞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糵有毒安能發性

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歡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駮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揚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

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酲不問妻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鞾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逷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泠之

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延和殿奏新樂賦 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

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
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
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
其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
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鍾磬之調適
燦然虡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
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
之役而衆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
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
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覩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

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羣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鄰以清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　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僞言可竭其忠

誠慮已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闡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間有道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蓄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

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必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達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則視白爲黑心有蔽則以薄爲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權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豈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

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詰言之告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通物之變民用無倦

物不可久勢將自窮欲民生而無倦在世變以能通器當極獘之時因而改作衆得日新之用樂以移風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爾以運智使天下羣然而勝物凡可養生之具莫不便安

然亦有時而窮使之茀欝下迄堯舜上從軒羲作網罟以絶禽獸之害服牛馬以紓手足之疲田焉而盡百穀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農既没而舟楫以濟也後聖有作而張矢以威之至貴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賤也而臼杵之不遺居穴告勞易以屋廬之美結繩既厭改從書契之爲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見皆利也孰識其所以爲利皆變也孰詰其所以制變五材天生而並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抃豈不以俗狃其事化難以神疾從古之多獘俾由吾

而一新觀易之卦則聖人之時可以見觀卦之象則君子之動可以循備物致功蓋適推移之用樂生興事故無怠惰之民及夫古帝既遂後王繼踵雖或不繇於聖作而皆有適於民用以瓦屋則無茅茨之漱漏以騎戰則無車徒之錯綜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隸書秦民咸共乃知制器者皆出於先聖泥古者蓋生於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王莽之復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車戰衆病其拘是知作法何常覩民所便苟新令之可復

雖舊章而必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三法求民情賦　王用三法斷民得中

民之枉直難其辯王有刑罰從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與情而上通司刺所專精測淺深之量人心易曉斷依獄訟之中民也性失而習姦邪訟興而干獄犴殘而肌膚不足使之畏酷而憲令不足制其亂故先王致忠義以核其實悉聰明以神其斷蓋一成不可變所以盡心於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歎若夫老幼之類蠢愚之人或過失而冒罪或遺忘而無倫或頑而不識或寃而未伸

一蹈禁網利口不能肆其辯一定刑辟士師不[illegible]
私其仁孰寃枉獘孰明僞眞刺宥舍以盡公與原
其實輕重中而制法何濫於民雖入鈞金未可謂
之堅雖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猶恐不能
以意察皐陶之賢猶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官
之聡贊司寇之職臣民以訊獄國讞以何疑寬恕
其愆斷人中而無惑然則圜土之內聽有獄正之
良棘木之下議有九卿之詳五辭以原其誠僞五
聲以觀其否臧尚由哀矜而不喜悼痛以如傷三
寬然後制邦辟三舍然後施刑章蓋念罰一非辜

則民情鬱而多怨法一濫舉則治道汨而不綱故折獄致刑本豐亨而御世赦過宥罪取解象以爲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與天下共當赦則赦姦不吾惠可殺則殺惡非汝縱議獄緩死以中孚之意明罰勑法以噬嗑之用彼呂侯作訓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制有言本此聽庶人之訟噫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速儻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慙大哉唐之興三覆其刑漢之起三章而法

皆除三代之酷暴率定一時之檢押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六事廉爲本賦 先聖之貴廉也如此

事有六者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爲首蓋尚德以求全官繼條分離乎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愼以居先器爾衆才由吾先聖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爲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啓庶官俾厲節而爲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偭或正直而不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疑第其課分事區別矣舉其要兮廉一貫之蔽

吏治之否臧必旌美劾爲民極之介潔斯作丕基所謂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謂賢者通衆賢之咸暨擬之網罟先綱而後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後緯於冢宰處八法之末厥執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於斯爲貴乃知功廢於貪行成於廉苟務瀆貨都忘屬厭若是則善與能者爲汙而爲濫恭且正者爲誠而爲愉法焉不能守節辨焉不能明嫌故聖人惡彼敗官雖百能而莫贖上茲潔行在六計以相兼此葢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課則以是黜陟大比則以爲用捨彼六條四曰潔晉法有

所虧焉四善二一爲淸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獨標茲
道分貫其餘始於善而迄辨皆以廉而爲初念厥
德之至貴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於周家聞
之詩雅九疇統之皇極載自箕書噫績効皆煩淸
名至美故先責其立操然後褒其善理是以古者
之治必簡而明其術由此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
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
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

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遒人徇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爲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蔟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

日兮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
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
意乃全天下之美遺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
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豈可已義何足
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
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
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隱栝者必在於樞機所以
不用孔門惜楊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
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須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
為武兮會試於京國通天為王兮必舒於禁籥軏

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畧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鵰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鶚大凡法旣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臨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貧凌雲之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旣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爲之切齒愚罷者而以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叟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復起

快哉此風賦 并引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予贈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爲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鵾逸朱鄒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吷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

與其弟沆子　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　皆亡之矣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盖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傃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塘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惘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

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煩兮實咀毒而
銜鋒敗趙　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閼漢武
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孽
禍於宮中悃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
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戢狂傅之淺謀兮不
忍忿忿而殺充兮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冢心
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逭死於梟鴆
兮蛗稍久而自埋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
巳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
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

一言既沉寃之無告兮裁讒人其已晩幸會孫之
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巳矣
之不諫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
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恥斯高之亂冢兮視其君
猶乳虎縮頸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
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雞彊王定制惟愍懷
之遭離兮實追蹤於濮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
呼於既逝竊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
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側嗚呼噫嘻可弔而不
可哂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

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益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孤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
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弍乾其
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不比於晉惠君子是以
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
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
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
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驪
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
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筮自建元以

來張湯王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
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
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
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
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
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
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
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未
而并書

東坡全集卷之二

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

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

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御試重巽申命論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illegible]後可道天地之[illegible]

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目皆知其所以爲暖雨皆
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
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
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
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
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
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
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
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
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

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葢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愼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葢其用心之愼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

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覇者也有欲强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覇者也未有進以覇而能王者也伊尹

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

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輙變以狥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

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

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
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
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
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
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
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
其君者也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
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

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

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於春秋
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
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
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
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
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
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

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

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以下二首俱程試文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

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益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

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
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
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
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
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
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
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
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
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
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

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
息傳之二世宗廟無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
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
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其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
之術也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
賈叔[illegible]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一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
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
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

遲故其[illegible]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

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
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
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
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
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
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
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
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
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

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

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以下六首俱秘閣試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

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
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
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
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
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
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
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
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
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
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

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

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旣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

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

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

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玄成以侯讓其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

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有以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

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

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權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强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

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秦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illegible]

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

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記

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
識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
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
音代作律謝皐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
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
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
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
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乎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
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
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

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

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太
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
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
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
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
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
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
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
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
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

謂不解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

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聆聆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

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數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作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知

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爲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

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
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
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
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
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
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交而坤以二
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
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
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
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

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廻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

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

之晝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

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

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
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
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
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
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
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
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
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
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
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

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

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强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葢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葢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

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

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而無凝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

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

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

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

何以處此故夫難之而不明講之而無人
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
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夫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

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葢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未

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
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
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
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
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
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
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
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
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

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甚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

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

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畧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

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愼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者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

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當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倦

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僞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

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罄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罄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

病之也苟爲病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裎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强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

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羮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逼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

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

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
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
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
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
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
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
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

愚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

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
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以古之人爲足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
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斯可矣
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
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
免以求合於中庸貪利則能辭苟免而不辭以求合
人之所謂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免而不
愚恐懼是故又發憤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